

巴 索

# 储户之家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群众演唱选刊

# 儲戶之家

(独幕話剧)

柳 菁著

广州群众艺术馆編

广州文化出版社

一九五九·广州

**儲戶之家（独幕話剧）**

柳 蓀著 广州群众艺术馆編

\*

广州文化出版社出版

（广州永汉北路230号）

广州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穗版字第2号

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\*

開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張7/8·字數：18,000

1959年7月第1版

1959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2,100 定价：（5）八分

## 人物：

龍 挺 男，二十來歲，儲蓄所幹部。

何保秀 男，二十八歲左右，儲蓄所幹部。

陳大姐 女，將近四十歲，民辦食堂的炊事員，儲戶。

王小平 女，十一歲，少先隊員，小儲戶。

小 趙 男，約二十三歲，五金工廠職工，儲戶。

陸魂潮 男，約三十七歲，儲蓄所幹部。

鍾超英 女，約二十七歲，儲蓄所主任。

銀行副行長 男，約五十歲，老干部。

趙紀生 男，約六十歲，最近從海外回國的老華僑，儲戶。

## 時間：

1958年秋天。

## 地點：

一間儲蓄所的辦公室。

## 第一場

某儲蓄所。一座高大的柜台把舞台分為兩部分。大部地方是辦公用的，陳設有辦公桌椅之類，一小部分地方是給儲戶休息用的，只擺了一張長椅。牆上貼了不少儲蓄宣傳畫、對獎號碼單、標語等等，還有一個牌子，寫着“儲戶之家”。

一個周末的下午，快要下班的時候。龍挺伏在桌上敲打着算盤，何保秀卻架起腳在看小說。

龍挺一邊打算盤一邊把結算了的數字記在一份總結上，不時轉頭看看何保秀。

龍挺看到何保秀泰然自若的看書，耐不住了：

龍 挺：喂，何保秀，上班時間還看書。

何保秀：努力學習嘛。

龍 挺：學習也要看時間啊。

何保秀：好、好，不看了，看完这段就不看。

〔何保秀仍在看小說。龍挺無奈，把那份總結裝好，拿起要走——

龍挺：你看着，我送这份總結去分行就回来。

〔龍挺下。片刻，一个女人匆忙走進來，她叫陈大姐。

陈大姐：同志，你好啊。

何保秀：唔。大姐，你好。

陈大姐：我想拿点錢，这是存折。

何保秀：（沒看她的存折）填张条子吧！

陈大姐：填张条子？昨天我跟那个同志拿錢也不要填条子的，怎么今天又改了？

何保秀：（放下小說）你有没有留印鑑呢？

陈大姐：我从来就沒留印鑑。

何保秀：那你为什么不早說呢。不留印鑑就可以不填条子。拿多少錢？

陈大姐：拿五十元吧，是买菜用的。

何保秀：五十元买菜？（半开玩笑地）大姐，家里来了許多客人么，要吃那么多菜。

陈大姐：不，我最近参加了街道食堂工作。我是跟食堂买菜的。

何保秀：啊，原来这样。

〔何保秀慢吞吞地找賬册、打算盤、記賬。陈大姐站在柜台外等着，后来不耐烦了，就走來走去。

陈大姐：同志，請快点。我們开完飯，还要赶着去参加义务劳动哪。

何保秀：人又不是机器，那里快得来。你不是看着我沒停手嗎。

陈大姐：算了，不跟你多說，你快点得啦。

何保秀：（放下工作）看，我跟你這一說又慢了一點兒了。

陳大姐：（白了他一眼）你……

何保秀：（把鈔票點好，放在桌上）這是五十元，請點點。

陳大姐：（也沒顧得清點，匆匆忙忙的塞進口袋去）同志，我想跟你提個意見。

何保秀：提意見？好、好，請投個牌吧。這個是“工作快”，  
這個是“態度好”，請、請。（送過意見牌的盒子）

陳大姐：還說工作快，態度好。我也不想投什麼牌子，我是說你工作慢，態度生硬，請你好好地檢查一下吧。

（憤然離去）

何保秀：哼！誰希罕你投什麼牌。謝天謝地，好在龍挺不在，不然，又要挨他一頓教訓。（依舊看小說）

〔一個紅領巾走進來，他叫王小平。〕

王小平：叔叔，存兩塊錢活期。（他伸手遞兩元上櫃台，因為人矮，櫃台高、僅僅夠着櫃面，看不見裏面的何保秀。何保秀也沒注意到他，沒答腔。）叔叔，存兩塊錢活期。

何保秀：（還在出神地看小說，不經意地）唔。

〔王小平以為答應自己了，便放下錢站在櫃台前等。等了好一會，以為辦好了，伸手摸了摸櫃台，摸到一本意見簿，放回原處，再摸，仍摸到兩塊錢，知道未办好。〕

王小平：叔叔，存兩塊錢活期。

何保秀：唔。（眼睛從小說上移到櫃台上，不見人，便又看小說。）

〔王小平等了一會，仍不見替自己辦，便伸手把意見簿拿下來，坐到長椅子上寫意見。這時一個煉鋼工人上。他叫小趙，是五金工廠職工。看樣子，他是剛下班回家的。他沒注意到王小平。〕

小 趙：同志，給我辦一筆到期的定期存款。

何保秀：請到那邊辦理。龍挺，你給他辦吧。

小 赵：那边？那边没有人啊！

何保秀：这里啊。（指龙挺的坐位。）

小 赵：这里就只有一张椅子。

何保秀：（猛然記起龍挺外出了，不好意思地）啊！对不起，我忘記那位同志出去了。我替你办理吧。（看存折）唏！提一千元。嘻，同志，你这一千元没有什么大用途吧？

小 赵：本来就没有什么用途的。

何保秀：对了，沒有用途就何必要提这么大的一笔款子呢。要知道参加儲蓄是爱国行为，是支援国家建設的具体行动……

小 赵：这个我懂。我是……

何保秀：你先听我說。另方面对你自己也有好处，可以收到一定的利息。如果把現錢放在自己身边，万一弄丢了，或是随便花掉了，对国家和个人都沒好处。（小赵几次想打断何保秀的談話，可是何却滔滔不绝地說下去。）

同志，我說的对不对？我看还是繼續存下去吧。

小 赵：（忍不住笑了起来）你这人真冒失，誰說我要提这笔款子。

何保秀：你不是要提一千元嗎？

小 赵：我这笔款是到期了，我想繼續轉存，只是把利息提取，你跟我唠叨什么？

何保秀：哦！你是取利息的。（不好意思）好，我馬上办。（低头計算）

〔龍挺回來，与小赵热情握手。〕

龙 挺：好几天沒见了，很忙吧。

小 赵：这几天我們工厂要放炼鋼卫星，这种时候，誰不想多在鋼炉边呆一陣子，所以就很少到你們所来。

龙 挺：卫星放出来了嗎？

小 赵：如果还没放出来，我还有时间来取款嗎？告訴你，  
我們已經超过原定产量的30%多了。

龙 挺：你們工人大哥真行。

何保秀：唏，你們認識？

龙 挺：几年的老儲戶了，怎么不認識？

何保秀：哦！

〔这时王小平把意見簿放回原处，給龍挺發現了：

龙 挺：小朋友，你干什么？

王小平：刚才我要存两块錢，等了半天，里面的叔叔都不給  
我办，我提了个意見。

〔何保秀听到了，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點鈔票，不讓王小平看到自  
己。

龙 挺：啊！原来这样。他忙，我替你办吧。你叫什么名  
字？

王小平：王小平。

〔龍挺跑進办公室，很快办好存儲手續交王小平。

龙 挺：办好了。

王小平：好。（下）

何保秀：（點鈔，付款給小趙。）这些是利息，請点点。

小 赵：同志貴姓？

何保秀：我叫何保秀。

小 赵：我給你提个意見……

何保秀：（搶着，打岔他）好、好。請、請。（苦笑着習慣地推推投  
牌箱，样子顯得很侷促。），

小 赵：以后工作最好……

何保秀：（窘極，搶着）对、对……（半推半送的把小趙送出門，避免



龍挺聽到小趙的意見。)

小 趙：認真些，負責些……(邊說邊下)

龍 挺：剛才發生了什么事？

何保秀：沒有什麼，不過和他隨便談談儲蓄的意義吧了。這個傢伙真落后！

龍 挺：他落后？

何保秀：不是嗎。他來辦理一筆存款，冒冒失失的，又沒說清楚，我把儲蓄意義跟他一說，他老是不愿聽，這不是落后是什麼？

龍 挺：你別胡說了，人家是五金工廠的工會委員；最近還光榮地被選做煉鋼積極分子哪。何況，人家來儲蓄，我們應該堅持存款自願，取款自由的原則。就是宣傳解釋，也要耐心點。我想你的態度一定很生硬，所以……

何保秀：沒有調查研究，就沒有發言權。剛才你不在場，不了解，怎么能說我態度生硬呢。

龍 挺：你不給紅領巾辦理存儲手續，這種態度也是不好的。

何保秀：那是因為這個高櫃台把他擋住了，我看不到他。

(又拿起小說看)

[這時外邊有人叫：“何保秀！”，何保秀不答腔。]

龍 挺：陸觀潮喊你。

何保秀：不管他，我沒空。

[外邊那人喊了幾聲，何保秀仍不答應，那人便走進來。來人叫陸觀潮，是個經驗豐富的儲蓄幹部，已經四十歲了，看起來還很年輕，頭髮梳得很光滑。他的個子很胖，可是行動很敏捷。一副寬邊眼鏡，不時從鼻梁上滑下來。]

陸觀潮：喂，小何，為什麼叫几声都不答應？

何保秀：我不是早答应了你嗎。

龙 挺：你又撒謊了，我也沒听到你答应他。

何保秀：怎么沒答应，我刚才說什么来？

龙 挺：你說：“不管他，我沒空。”

何保秀：对啦。“不管他”，是一句，这是对你說的；“我沒空”，这又是一句，那是答应他的。

陆观潮：（笑）又給你混过一关。好，我問你，为什么 够时  
間还不关门？

何保秀：時間够了？（看看表）哦！（雀跃地）好，关门！关  
門！

陆观潮：忙什么？我已經关了。

何保秀：哦！那么軋賬吧。

〔三人緊張地軋賬。這時門外有人打門——

門外声：同志、同志，我要提点錢。

何保秀：下班了，明天来吧。

門外声：同志，我是等着錢急用的，給我提十块錢吧。

何保秀：告訴你明天来，这是我們的制度。

門外声：（失望地）难道就不能方便一下嗎？

龙 挺：好，我給你办。

門外声：謝謝你。

〔龍挺走出門外拿了存折回來，很敏捷地办好手續，拿錢給門外  
的儲戶，片刻回來。

何保秀：龙挺，你这算什么？

龙 挺：人家急用，就方便一下別人吧。

何保秀：你这是不遵守制度。

龙 挺：制度不是死扣的，有时候可以灵活掌握。

陆观潮：他按制度办事是正确的，你灵活掌握制度也无可厚

非。大家別爭論了，還是軋賬吧。

〔三人又緊張地軋賬。〕

陆观潮：龙挺，今晚要不要开会？

龙挺：不知道，鍾主任沒講。

何保秀：周末嘛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日子，当然沒有会开。

你这問題是多余的。

龙挺：不过，听说今晚要突击拆柜台。

何保秀：什么？拆柜台。

陆观潮：怎么，有意见嗎？小何，看开点。工作需要嘛，做点有什么关系。（用肘碰碰何。）听说别的儲蓄所已經实行日夜廿四小时营业呢。

何保秀：吓，日夜廿四小时营业？

陆观潮：对了。听说是不增加人手，晚上輪流值班。

龙挺：是的，还举办电话存取款。

何保秀：真討厭，一天十二个小时营业还不够，还要办什么廿四小时营业，又办什么电话存取款，回头还要拆柜台。現在已經够忙，再加上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……

〔这时門外突然有一个女同志走了進來，何保秀一眼看到她，上把話吞回去。〕

〔那个女同志叫鍾超英：大眼睛、圓臉蛋。她是这儲蓄所的主任有大姐姐的派头。〕

鍾超英：怎么？都不做声了？說下去呀。（何保秀不作声）鬧别扭啦？年紀都不小了，再吵就把你們都送进托儿所去

〔陆观潮笑起來了，空氣隨即緩和。〕

陆观潮：我們在談論廿四小时营业、电话存取款、拆柜台問題。

鍾超英：有什么意见，談談吧。

可保秀：对廿四小时营业、电话存取款，我没多大意见。大家做得，我也做得嘛。但是，为了国家的财富，我对拆柜台有意见。

阮挺：有意见为什么开会讨论不讲？

可保秀：那时大家都同意了，我一个人反对有什么用处？再说，什么时候讲，是我的自由。

阮挺：这不是自由，这是自由主义。

可保秀：这是自由主义？

阮挺：对。会上不说，会后乱说，这就是自由主义！

董超英：别扯那些了。每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。何保秀，你有什么意见？谈谈吧。

可保秀：我有四个理由不同意拆柜台。第一：拆了柜台太危险；钞票不保险。

董观潮：说得对，我同意。

阮挺：旧社会盗贼如毛，治安混乱，没有柜台是危险的。所以，设一个又高又大的柜台，是有它的作用的。可是今天的社会情况不同了，治安好，人民觉悟大大提高了，就是拆了柜台也没什么关系。

董观潮：也对，这是反映了两个社会制度的问题。

可保秀：总的说来这是对的。人民觉悟提高了，社会治安好，这是肯定的。但谁敢担保没有一个坏人？有坏人就有危险。

董观潮：这有道理，我同意。

阮挺：可是坏人是个别的。

董观潮：不错，这是个别的。

阮挺：我们不能因有个别的坏分子就因噎废食。只要我们随时随地提高警惕，坏人就不能钻我们的空子。如果

麻痹大意，那么就算多加两重鉄閘也沒用。

陆观潮：提高警惕是必要的，这是唯一正确的办法。小何，不必怕。

何保秀：你們都不怕，难道我会怕嗎！坏分子敢来，我有的  
是拳头。

龙 挺：我們有公安部門和人民群众的力量。

何保秀：可是，第二点：我認为拆柜台和服务没什么关系。

沒有柜台为群众服务，有柜台也一样为群众服务。

龙 挺：不！拆了柜台，少了这座大山的阻隔，群众方便，  
我們为群众服务也方便。

何保秀：不，我認为关键不在于柜台，而在于服务态度。服  
务态度不好，拆了柜台也不会服务得好。

龙 挺：当然罗，服务态度不好，拆了柜台也是沒用的。象  
你那样的服务态度，拆了柜台也是沒作用的。

何保秀：我的服务态度怎样？

鍾超英：现在不談这些問題，先研究一下拆柜台的問題吧。

陆观潮，你的意见怎样？

陆观潮：（从修指甲的活动中惊醒过来，糊里糊塗地说）哦！哦！我  
認为两方都有道理，这是一个問題的两面。

鍾超英：何保秀，你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。服务得好不好，  
主要在于服务态度。不~~不~~拆了柜台，不会有什么坏处，只有好处。最低限度方便了儲戶，同时使我們和  
群众的关系更密切了。你說对嗎？

〔何保秀不答腔。〕

龙 挺：就象刚才，如果沒有这个又高又大的柜台隔着，又  
認真地为儲戶服务，就不会把一位紅領巾丢在外边。

〔何保秀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。沉默了一会。〕

鍾超英：（打破沉默）何保秀，第三条理由是什么？

何保秀：唔、唔，第三条……第三条是拆去柜台，光线太强，会影响视线。而且冬天风大，没柜台挡风，也不好过啊！

陆观潮：妙、妙！你这意见真妙，真想得周全。

龙挺：还妙！这根本不成理由。照你说，做外勤的整天往外跑，就给阳光刺瞎了眼，给大风吹坏了身体了？

鍾超英：是的，依我看，这第三点是不成理由的。

何保秀：（也自觉好笑）好，这点算不成立，我自动撤消。我本来是替老陆设想的。

陆观潮：别拿我作挡箭牌了。冬天风大，可以多穿衣服；到了夏天，倒成了有利条件了。

鍾超英：那么第四点呢？

何保秀：第四点……没有了。

龙挺：既反对拆柜台，又不充分说明理由，所以我说是自由主义加保守思想。

陆观潮：龙挺，你可不能这样说，人家不是摆了情况讲明道理啦。

龙挺：还摆了情况讲明道理！你别说了，你也是……

陆观潮：我是什么？

龙挺：随风摆柳！

陆观潮：什么，我是随风摆柳？那么你呢？

何保秀：他是制帽厂厂长，专给人扣帽子的！

鍾超英：好了，别吵了，还是书归正传吧。大家对拆柜台还有什么意见，再谈谈吧。

何保秀：没有意见了，不谈了。我的眼还没有扎好呢。（说着回到自己台上扎眼）

陆观潮：嘻，嘻，我也有点事要干哩！（做个鬼脸。下。）

龙 挺：（向鍾超英）鍾主任，我看他这簡直是胡鬧！

鍾超英：不。龙挺同志，我們應該耐心点，凡事听听反面的意见也有好处。至少做思想发动工作也有个根据。

〔陆观潮上，回到坐位上去轧账。电话铃响，鍾超英去接。〕

鍾超英：我是鍾超英。行，馬上支援。好，就这样。（向大家）同志們，領導上来了电话，有个紧急任务，是鋼场原料供应不上，馬上組織了一支运输队，要我們派两个人去，誰愿意参加。

龙 挺：我参加，我的賬軋好了。

鍾超英：好，那你先去，我随后就来。

陆观潮：不，让我去吧，我的賬也軋好了。

鍾超英：让我和龙挺去。

陆观潮：不，你的身体比不上我，还是我去吧。

龙 挺：鍾主任，还是让他和我一道去吧。

鍾超英：好吧，你两人先去报到，告訴他們，等一会还有一个人来。（頓）小何，你去嗎？

何保秀：（仍埋头軋賬）既然大家都去，我也去吧。

鍾超英：好。我們跃进一点，要两个去四个。告訴他們，等一会还有两个人来。

〔龍挺和陸观潮下。何保秀在軋賬，鍾超英在看一份计划。片刻，一个中年人進來，他是銀行副行長。何保秀不認識他，向他打量了一眼。鍾超英抬头一看，見是副行長，很高兴。〕

鍾超英：你来了。

副行長：是啊！一下班我就来了。同志，你好。（伸手給何保秀

何保秀：（仍低着头飛快地撥動算盤）喂，同志，现在時間已过了，你明天来吧。

鍾超英：（推推何保秀的肩）何保秀同志，你……

何保秀：別打攪我，我的賬錯了。主任，有什麼業務，請你和他談談吧。（眼睛仍集中在賬目上，漫不經心地伸出手來和副行長握手。）

副行長：對不住，你的賬錯了嗎。

何保秀：（眼睛仍集中在賬目上）是啊！少了五塊錢。

鍾超英：我來幫你找找。（對副行長）請你等一等。（走到龍艇的坐位上，替他算賬。）

〔副行長也走到何保秀後面，看何軋賬。〕

何保秀：（焦急地）活見鬼，怎麼會少了五塊錢的呢？來，大家幫我把這幾份賬復核復核。

〔何保秀也不看清楚是誰，便把一堆賬頁遞給副行長，另一堆放在鍾的面前。副行長微笑着，拿起算盤的打打的計算起來。陳大姐上。〕

陳大姐：同志、同志，同志……

何保秀：（抬頭一看）咦，又是你！關門了，你怎麼進來的？

陳大姐：奇怪了，難道我不能進來么？

何保秀：（不耐煩）有什麼事？剛才提過款，又再提嗎？為什麼不一起提，我們已經軋賬了。

陳大姐：（稍為有點生氣）你這人真沒來由，誰告訴你我是來提款的。

鍾超英：不，陳大姐，我們雖然关了門，但如果你等着錢用，可以給你辦理。

陳大姐：我不是來提款，是剛才我來提五十元的時候，這個同志忘記把存折給回我。

鍾超英：是嗎，何保秀？快找找看。

何保秀：不會吧，不要在路上掉了。（忙亂地找了一會——鍾超英也協助尋找，結果在畫報中把存折找出來。）



何保秀：这不是你的存折！你自己忘了拿走，倒說我忘了給回你。

陈大姐：（生氣了）好，就算我自己忘了拿走。同志，你貴姓？

何保秀：何保秀，請提意見好了。

陈大姐：（轉笑）不，現在不忙批評你，我先還給你五塊錢。

何保秀：（莫明其妙）還給我五塊錢？

陈大姐：對。你剛才給我多少錢？

何保秀：你提取五十元，自然給你五十元了，這折子上也寫得很清楚。

陈大姐：對了，我是提五十元的。可是你却給了我十一張五元的鈔票。

何保秀：（意外地）吓！真的？

陈大姐：難道我跟你開玩笑嗎。囉。（給錢）

何保秀：（接過錢，很感動）啊！謝謝你。

陈大姐：不用謝。何同志，現在我可要提醒你了。你對工作不夠負責，所以出了這個差錯。剛才我來提款，在櫃台外邊站了半天，你却在里边慢吞吞的算，一點不為儲戶着想。可是結果還多給了錢，累我又跑一趟。你這兒還寫着“儲戶之家”呢，可是一點溫暖也沒有，算什么“儲戶之家”？（說完匆匆下。）

〔何保秀呆滯地出神。〕

副行長：（按着何保秀的肩，微笑地：）小何，這回五塊錢可有下落了。

何保秀：（遲疑地）噢，你是……

鍾超英：保秀同志，這是副行長，你不認識嗎？

何保秀：（猛吃一驚）吓，對了，對了，我聽過你做過幾次報告，可就是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你什麼時候來的？我